

把夏天请到办公桌上

■ 彭涛

这样的“老头子”也摆了盆文竹在桌子上,我就觉得他是有些故意“拈花惹草”了。

我走到老张办公桌前,略带讥讽地笑着问他:“老张,什么时候也学得像小姑娘那样侍弄起花花草草了?”

“你什么意思,我们把这些花摆在办公室里不好吗?”小李泼辣直爽,还没等老张开口,就机关枪似的向我射出一梭子。

“不敢不敢,爱美之心人皆有之,更何况是美人爱花!”对于这个“泼辣”的姑娘,我是不敢得罪,连忙献上恭维。

“就是,工作这么累,连出去放松的机会都没有,把鲜花摆在桌子上,既能愉悦心情,又能提高工作效率,有什么不好的?”小王也在一旁帮腔。

“其实,我们在桌子上放一些花,不仅是为了调节自己的心情,也是为了缓解学生考前的压力,在花香里和学生谈话,学生的心情也会格外舒畅!”小范性格温和点,说话也没有那么咄咄逼人。

“对对,你们说得都对,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什么,可是我桌子上就不能摆放花草了吗?”老张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,反问我。

“呃……”

“你看我这盆文竹长得多好,文竹文竹,文雅之竹,文人之竹,我这盆文竹长得好,我们班的学生高考就考得好!”老张语气笃定,信心满满。

想不到老张竟然能说出这样的道理来,我只能笑着附和道:“文竹好,好兆头!”

“你可别不信,我这不是迷信,是心理暗示!”

老张一边说着,一点用欣赏的眼光看着他桌子上的文竹。

遭受了一顿意外的数落,我灰溜溜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。看看我自己的办公桌上,除了课本、作业本,没有任何鲜艳夺目或者香气宜人的东西。难怪我整天都被紧张焦虑的情绪所包围,原来是我缺少调节心情的情调啊!

小满已过,夏意渐浓,屋外绿意盎然,花香氤氲。而我却把自己封闭在狭小的空间里,对夏天盎然的生机视而不见,这岂不是太作茧自缚了。好成绩需要好心情,好心情需要好环境,为什么我就不能把美丽的夏天请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呢?

想到这里,我的心情突然明朗了起来,于是动手把办公桌整理了一下,迎接夏天的光临。

重访母校

■ 陈裕

初春回老家时,我想去母校村小看看。堂弟说,村小早就不存在了,村里的孩子读书都去镇上,校园也变成一家工厂,你还去吗?我沉思一会儿说:“去吧,找找以前的影子也好。”

沿着平坦宽阔的乡村公路,堂弟开车一路西行。春风在车窗外闹得正欢,道两旁的杨柳已泛起绿色,新芽涌涌、万树皆春的景象。路过一座水泥桥,桥下是千洞的河床,“大哥,还记得吗?大河涨潮时咱们在这里游泳。”“怎么不记得呢?这里曾是我们儿时的乐园。夏天的时候,经常在这里玩水呢。”堂弟的一番话,多年的记忆漫上来。时间挂上帷幕,遥远的画面隔着一张薄薄的纸,只需轻轻一揭,便带着锈迹斑斑的图景。

这条大河是周围稻田的灌溉水源。夏天,河水涨满的时候,我们来这里玩得欢。一群顽童站在桥墩上,一个鱼跃,跳入波浪翻滚的河中,沉下去再浮上来。横穿水流,奋力游到岸边。我们相互比着谁跳得远、游得快。叽叽喳喳的样子像一群麻雀,撒欢起来,人与动物没有太大区别。

“大哥,快到了。”堂弟的一句话,让我从回忆里探出身来。眼前一个岔口,还是多年前的老样子,小学校址在马路口南侧,大约一公里的距离。堂弟把车停在路口一个空地上。我们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,朝里走去。“我记得原来这条路不是挺宽的?”越往里走,我越觉得记忆中校门前的路不该如此狭窄。“那可都是你小时候的记忆吧。大哥,你看,路旁的房基还在,应当是和咱们上学时保持一致的宽度。”我顺着堂弟的手望去,的确,原来路旁的几家住房房基没变,高出路面半米有余,只是房子经过修缮后,好像把路面给挤窄了。

拐过一个弯角,小学校址就在眼前了。铁艺镂空的大门,门两侧是一排红砖房,大门里是南北直线距离有一百米左右宽敞的院落。房子的方向与小学时的位置别无二致,只是房舍已经改头换面,不再是当初的模样。是啊,毕竟年代久远,学校停用后,没过几年,砖瓦房就破破烂烂。堂弟给我介绍着校址上的变化。

母校变为工厂了,失落的情绪从我听到这句话就没有停过。工厂里机器的轰鸣时不时传来,在耳边鼓荡着,这声音里仿佛夹杂着朗朗的读书声。见到久违的母校旧址,也难怪我产生幻听,毕竟这里,满是小学时光的沉浸。校园里一切面目非然,可在记忆里的那个校园却是永远不变。

夏天开着窗,树上的鸟儿和我们一起学习。冬天取暖生炉子,有时我们会把教室里弄得烟熏火燎,值日生就成了黑炭头。下课了,我们都在操场上跑着跳着。由于操场不平整,风起时刮来一阵黄土,即便如此,玩乐还是依旧。汗水流在脸上,拿手抹一下,汗上一道道的泥印子,人人都变成小邋遢。班主任老师看到了,嗔怒地发着脾气,挨个给我们洗脸,那会儿,她母爱般的呵护,我至今难忘。

那时教室简陋,地面凹凸不平,隔段时间就得用铲子铲平,我们的劳动课就是从铲平地面开始的。教室里的热闹与安静,学习的喜悦与烦恼,同学的玩笑与帮助,都在时间的脉络上生根发芽,留给时光一片绿茵,经年之后,依然在心田上青翠着。

母校走向尘世的深处,承载年少时光远行,虽然对于母校的怀念有点伤感。不过,人间总要大浪淘沙,不管春秋几度,那些美好的回忆依旧澄明。



初夏

■ 新小倡

暮春倏忽,一晃已是初夏,草木经历了暖风润雨,郁郁葱葱地舒展开来,遮了骄阳当空,只洒下淡淡的光影,静里透着细碎的明媚。

流水卸去了蔷薇的花衣,一并卸去的还有她的二八年华,摊开枝蔓的蔷薇,成了肥润的绿衣女子。同样肥的还有栀子。韩愈写:芭蕉叶大栀子肥。栀子的肥有点憨,有点嗲,一把软香吐露,胸无城府。

植物长在中国,是极具存在感的,每一次动情,总有那么一两句古诗词飞来解颐。譬如“无力蔷薇卧晚枝”,蔷薇是为春天说再见而开的;而一句“芭蕉叶大栀子肥”,点明栀子喷香是为到来的夏天造势的。沿街“栀子花卖哩”的叫声,就是一首夏天的歌谣。

说起来,芭蕉和栀子的兴旺,离不开梅雨的滋养。梅雨是江南的一项特供。乌云蹙紧的天空,雨顺理成章地就来了。一来,就不是迅速告别的那种。也是,离开了一年了,回到故土,自然看什么都亲。时而细雨轻声唠叨,时而暴雨激昂洒脱,雨棚树林哗里啦啦,仿佛掌声响起。空气潮湿得可以拧出水,土墙脚无一例外地长出“玛瑙浆”,地板、镜子,都开始淌汗。积水一股股迤迤而出,空气中膨胀着泥腥味。——这场丰盛的流水席,要持续20天左右,甚至更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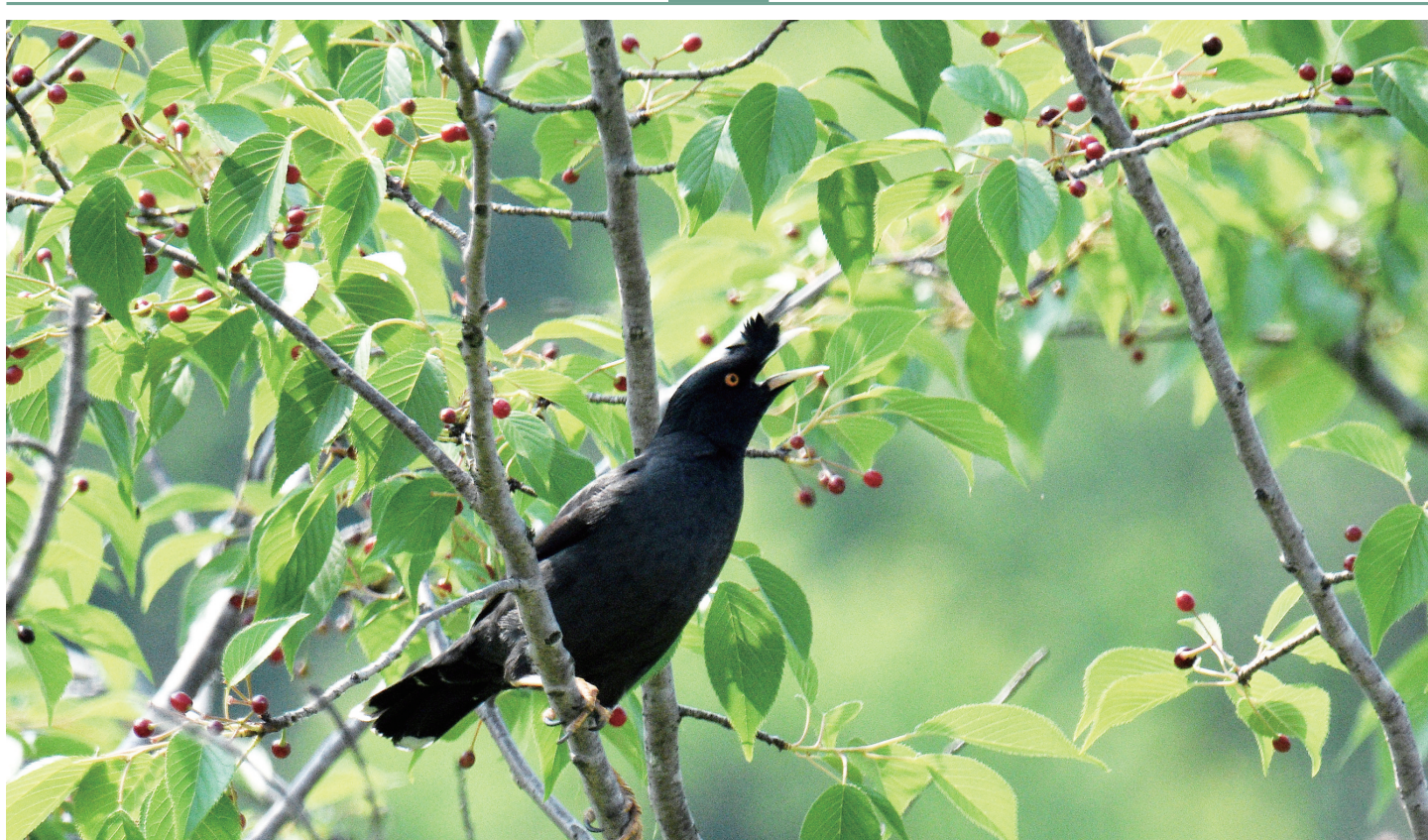
植物自然是积极吃饱,迅速将自己从翠绿过渡到深绿。

麦子是个例外。农家有句话:“寸麦能担尺水,尺麦难担寸水。”进入收割期的麦子遭遇梅雨,那可不得了。听老爸说,我出生那年,梅雨早到了半月。赶上麦子开镰,雨缠绵地下,以为会歇歇,不想一下就没完没了。麦子在地里全发了芽。那时乡里指挥还算得力,要求雨稍息就抢收,能抢多少是多少。虽然后来分到的麦子都有浓浓的酒糟气,但总比烂在田里强吧。

自从有了收割机,这种难以忘记的往事,就彻底封了。

但初夏总是好的。譬如,看新栽的香葱和芹菜,蔚然成活;譬如,看蝴蝶挑挑拣拣,终于跟几朵丝瓜花相好;譬如,去菜地又多了几种选择,晚上下面疙瘩,是瓢儿菜好还是苋菜好?或许萝卜缨也不错,扭头见浑身长刺身段水灵的黄瓜,都拇指粗了;又譬如,日脚是越来越阔绰,下班了去跑个5公里,天色还是夕阳西下。回家煲粥、弄卫生,去公园遛一遛弯儿,总之,啥都来得及。我们从冷天里走到了初夏,好比脱贫致富过好日子,资本厚起来,底气也足了,时间大把大把的,想怎么花,就怎么花。

连雨不知春去,一晴方觉夏深。抬眼看,门口站着一位不速之客:盛夏。



美餐

李陶 摄

我们的树

■ 高雁

树真好,有树的地方就有花朵、果实和绿荫。可是,栽树比栽花难。栽树难在生长条件,你得给树一块土地,让它的根可以深入地吸收水分,让它的枝叶可以吸风纳雨。满足了这些,它才可以拔节生长、长情陪伴。

树如此可爱,我却多年来未能拥有。我没有庭院,也没有露天阳台,树无法和我做朋友。

其实,这样的设限是心灵的设限,不是土地的局限。只要扩大家的外延,就可以随时植下一棵树,和我们相伴相随。如果以校园为家,树就可以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安居。如果以小区为家,树就可以在小区院子里落脚。如果愿以天下为家,所有的荒滩野岭都可以植树。那些热衷植树的人,多半是以天下为家,才甘愿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辛勤栽种。

我还做不到以天下为家,我喜欢在身边的土地上栽种。只有这样,我才可以随时看望树,像看望熟悉的好友,看着它们生长、开花、结果,陪伴它们年年岁岁。

我喜欢种果树,喜欢它春天有花,夏秋有果。儿时,我守着樱桃、守着枇杷、守着桃、守着李、守着青皮梨、守着苹果、守着柿子、

守着大木柑、守着酸枣果。我太喜欢它们,每念叨一次它们的名字,就仿佛重温当年吃果子时那种全身颤栗的幸福。我不能用省略号代替,一定要一点到它们的名字。我看着它们一天天变换颜色,直到成熟。熟透的果实有的伸手就能够到,有的高高挑在枝头,要等大人采摘。有时他们用梯子爬树摘果,有时用长竹竿别上竹兜去套,有时摇撼树干使果子坠落……童年的果子太香甜、太珍贵,所以能够栽树的话,我首先要栽果树。

校园在郊区,占地十七亩,有的是地方栽树。当开园后的第一个植树节到来,我们栽下了银杏、枇杷、葡萄等果树。每天踩着田坎上班时,我常常留意路边那些野生的果木,这些树大多因为城市建设使得它们失去了主人,像流浪猫狗一样自生自灭。我断定路边被压歪的桃李就属于这种,它们匍匐在工地的围墙下,寂寞地开着稀稀疏疏的花朵。我和同事把它们挖回去栽在校园,如今生长状态良好。我又这样捡回几棵枇杷树,不曾想它们是嫁接过的,栽下不久后,纤弱的植株竟然挂上了青涩小巧的枇杷,让人喜不自胜。纯赏花的树也要种一些,我们种了桂树、芙蓉、山茶、腊梅、紫荆和玉兰。校园

里瞬间变得生机勃勃。植树的氛围也是需要营造的。家长送来了树,同事带来了树,朋友赠送了树。树因此越来越多。桃、李、枇杷、桂树、银杏已经占据了校园的一半围墙根。

我又看中了小区里的一片绿化地,那里开阔舒朗。一棵古朴劲道的柏树,三两株腊梅、海棠和木瓜占据了小区最向阳的位置。我嫌那里的土地资源太浪费,就发动小区里的几个孩子一起种树。在柏树的周围,我们种了柿树、无花果、银杏和香椿。香椿是从小区外面卖菜的老婆婆那里买来的。我看见她卖香椿芽,就问她家里有没有香椿树苗,她说有啊。她为我送来了四根半人高的香椿树苗,如今这些香椿长势甚好,每棵都冒出了紫红色的新芽。前几天,一场雨让无花果也发芽了。嫩绿的芽头让人欣喜无限。回家时若有闲情,我都要跨过护墙,到那里看一看。我还在树下种了蔬菜花草,天气晴好的日子,蔚花弄草,和树共沐阳光,厮守片刻,便觉得人世清欢莫过于此。

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独享不如分享。当我家的树变成了大家的树,我的树变成了我们的树。就会发现人生多了一分开阔,情感也会增加几分激荡。

“更像倦鸟归林时的鸟鸣声,高高低低,长长短短。”

“像没有老师监管的自习课,七嘴八舌,此起彼伏。”

“像欧阳修笔下的‘太守归而宾客从时的人影散乱’,也像苏轼《赤壁怀古》中那‘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’的景象。”

……

这乱糟糟的头发是不是让我更难看了?

“确实有一点!”

心里虽然悲伤,但不得不接受孩子们的诚实。

“老师,不管你的头发是直还是卷,是顺溜还是纷乱,我们都一样喜欢你,而且始终比你喜欢我们还要多一点点哦。”善解人意的女孩思琪宽慰的话语,赢得了学生的一片掌声。

说谎吧?你们以前的随笔里全是失望哩。

“我们已经长大啦!早已不是外貌控了!”

哦,那头发的长短及样式,还有计较的必要吗?“当然。爱美之心,人皆有之呀!”孩子们异口同声,意见又是出奇一致。

头发若有知,会作何想?幸好它不会言语。

烫发风波

■ 詹梅

那日极热。快及肩的头发,在耳畔荡来荡去,甚是烦恼:贴在脸上,汗湿的发丝紧贴着肌肤,燥热、难受;扎起来吧,又不够长,如麻雀的尾巴,不好看。

同事中有些美女,将两小络头发绑在后脑勺,扎成一个小发髻,简单明快,脸面清爽。效之。揽镜自照,以为利落而不失青春之气。喜气洋洋地拿着书本去教室,迎面而来的陌生同学,尽是诧异的目光,还隐约窃窃私语声。稍远处,有几个熟识的孩子,欢悦地向我挥手,待我走近,“哇哦!”惊叹声不绝。

“怎么啦?”我故作不解。

“老师,你换发型了?”很快地,一大群孩子围了过来。然后,我就像个稀有动物一般,被他们簇拥着,进了教室。

“没有扎对称!”“发圈不好看!”“扎起来显老!”各种声音,像春天野地里的各色野花,杂七杂八的。我有点受挫。

“把发圈取下来吧,老师!”建议中蕴含着恳求的话语,像夏日山坡上自由生长的野草,繁茂,茁壮。

众愿难违,我无奈解之,又成蓬头状。

“老师,这样才好看。”孩子们的意见,出

奇地一致。

面色平静,但我心如潮。想起刚接手他们时的“悄悄话”。“想象中的语文老师,有一头披肩长发,乌黑,顺滑。她讲课的声音,温婉,清脆,像山间的泉水流动。没想到,眼前的她,土气的短发,朴素的衣着,沙哑的声音,我们一点儿也不喜欢……”读到孩子们的这些随笔时,我分明听到心碎的声音。

可是,就在几年前,我的短发还被同学们盛赞曰:很“飒”!很“帅”!难道这些孩子们的审美已追上了潮流?还是我的容颜已不再适合短发了?

自从知悉了孩子们的“不满意”,我有意识地让头发长一点。只是在这闷热的日子里,这快及肩的头发,让人难以拾掇。

“老师,你把头发烫卷吧,像数学老师一样。显得美丽洋气,我们都喜欢!”几个女孩似乎看穿了我的心事,放学后悄悄地建言献策。

烫卷?平日里素面朝天的我,会不会显得更加平庸和俗气?脖子本来不长,卷发像泡沫堆积在后脖颈,岂不与蚂蚁窝一样了?

“尝试一下嘛。不试飞,怎会知道自己有翅膀?这是你教我们的哟!”这样的伶牙俐齿,

谁奈何得了!那就尝试一回!于是,周日下午,我忐忑地走进了理发店,听任理发师处理我的“头顶大事”。

“你看,这造型还满意吗?”镜中那满头卷发的人儿,有些陌生,但确乎还是自己。

孩子们用掌声接纳了我的新形象。我的心里,有些小小的欢喜。不过这次喜只延续了3天。星期三晚上在家清洗后,用毛巾擦拭,电风吹吹,却再也回不到理发店的造型。一觉醒来,满头的卷发不再信服我的梳子——用尽办法也按不平、理不顺。它们好像有什么不满似的,在我头顶上任性地质张牙舞爪:纷飞如风中的柳枝,纷乱如醉汉的拳脚……真的令人不忍直视呀。

“快看,老师的头发,好奇怪!”虽然上课之前,向头发上抹了些水,但还是无济于事。

正在讲作文中多种修辞的运用,不如让孩子们练习一下写比喻句!

“老师当模特儿?”那敢情好!教室里渐渐变得安静。不久,孩子们的手高高地举起来。

老师的头发——

“像火炉上正沸的水,在不断地冒泡翻滚。”